

北

BEI

刘一达◎著

地道的京腔京韵，多味的市井幽默。

可以在故事里看笑话，也可以在笑过
之后品故事。

京

JING

爷

YE

上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014039793

I247.57
430-2
V1

北

BEI

京

JING

爷

YE

刘一达 著

上



I247.57
430-2
V1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北航

C1727198

01038278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京爷. 全2册 / 刘一达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
2014.4

ISBN 978-7-5502-2695-1

I. ①北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5333号

北京爷

作者: 刘一达

插图作者: 杨信

责任编辑: 安庆

封面设计: 宋微微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500千字 710mm×1010mm 1/16 38印张

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695-1

定价: 59.00元(全二册)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目录

上 卷

第一章 / 001

- 寻呼机闹夜 / 001
- 一帮“名作家” / 006
- 第一次握手 / 009
- 不当挨屁板子的秀才 / 012
- 大话让你吓一跳 / 015

第二章 / 020

- 他们家老爷子 / 020
- 有点儿歪才 / 023
- 作诗捅了“马蜂窝” / 024
- 险些挨拳头 / 029
- 砸了“铁饭碗” / 031

第三章 / 033

- 神秘地失踪了 / 033
- 抱回一个“孩子” / 035
- 大侃“史诗” / 039
- 可笑的肚脐眼儿 / 041

第四章 / 045

- 跟头儿摔咧子 / 045

- 说翻车就翻车 / 048
“嗯处长”下逐客令 / 050
主任跟着吃瓜络儿 / 054
到处吃闭门羹 / 055
遇到了“知音” / 059
诗坛失意 / 063

第五章 / 065

- 大蒜搅了青春梦 / 065
跟老情人逗咳嗽 / 068
都在演“戏” / 076
马路上撞了个“桃花运” / 079
“花将”因“花”休妻 / 084
差点儿让厨师占“便宜” / 088
找上门来的“情人” / 091
一夜风情 / 093
谁让谁给陶醉了 / 096
月光融化在大腿肚子上 / 102

第六章 / 106

- 高高兴兴吃早茶 / 106
突然一下晕了菜 / 110
三十六计“走为上” / 115
稀里糊涂进“班房” / 119
在派出所出“洋相” / 122
烧鸡大窝脖儿 / 128

第七章 / 137

- 开始走“背”字 / 137
眉眼高低 / 139
拍卖家底儿 / 145
愣把象牙写“哭了” / 148
碰上了“棒槌” / 151

第八章 / 159

- 虚头八脑 / 159
“白雪公主”打圆场 / 165
大脑也有开窍的时候 / 166

第九章 / 172

- 求职才知自己是“水货” / 172
新官儿上任三把火 / 176
君子动口不动手 / 181
不跟他们玩了 / 187

第十章 / 192

- 甩开了腮帮子 / 192
说不清道不明的爱 / 195
为出书设“局” / 201
胡编辑酒色双迷 / 204
酒醒方知上了“套儿” / 211

第十一章 / 215

- 一块“心病” / 215
谁给谁添堵 / 218
斗心眼拉晃绳 / 223
“孔方兄”说话 / 231
又杀回马枪 / 235
找不着北了 / 238

第十二章 / 242

-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 / 242
当上了首席执行官 / 246
死活要扛这面“大旗” / 248
“二马”盘槽 / 256
“白粉经理”抱大腿 / 259
披上了虱子袄 / 263
抢走“大活人” / 265

第十三章 / 270

- 意外受宠 / 270
刘大炮告状 / 273
夜半惊梦 / 278
愤怒出诗人 / 280
逗人痒痒的“瘦身镜” / 286

下 卷

第十四章 / 293

- 生意突然火了 / 293
“美美美”美了 / 296
居然吃了“喜儿” / 299
要的是个面子 / 302
席面上烧包儿 / 306
大马路上相面 / 314
买彩票中奖 / 319
见到了白洁小姐 / 325

第十五章 / 329

- 撞倒了“醋瓶子” / 329
给“白雪公主”赔罪 / 330
广告捅了大娄子 / 336
真是祸不单行 / 340
开了个国际玩笑 / 344

第十六章 / 353

- 倒吸一口凉气 / 353
“局子”里捞人 / 356
突然之间晴了天 / 359
罚了个底儿掉 / 362
贪多嚼不烂 / 368

- 给香蕉涂色 / 373
马路边练摊儿 / 378
街头白给黑香蕉 / 384
天无绝人之路 / 389

第十七章 / 395

- 回到了大杂院 / 395
逗嘿，文爷 / 397
把“大奔”给砸了 / 403
来了个不论秧子 / 407
当了一回“大干部” / 412

第十八章 / 418

- 在庙会卖酸辣凉粉 / 418
遭遇“绑票” / 424
戴着“鬼脸”的店小二 / 430
让他销魂的除夕 / 433

第十九章 / 441

- 美国人卫长庚 / 441
收了一个洋学生 / 445
生旦净末丑·狮子老虎狗 / 449
在公园遛嗓子 / 454
愣把老外蒙了 / 458
玩了一把“三喊一哼” / 460
看戏闹场 / 463
恼人的帽子 / 465

第二十章 / 469

- 不跟叛徒划等号 / 469
牛爷“耍骨头” / 471
脑瓜一热进了“套” / 476
碰上一个假荆轲 / 479

跟“萝卜皮”叫板 / 483

日本大战刀 / 488

撂地表演 / 490

真刀真枪玩儿了命 / 494

一场虚惊 / 498

第二十一章 / 502

一封“忏悔书” / 502

吓跑按摩女 / 504

午夜街头被“放血” / 508

挨了二十多刀 / 509

大闹编辑部 / 514

第二十二章 / 520

大杂院里的人们 / 520

听录音寻旧梦 / 523

孟家父子 / 527

大门口撒癔症 / 530

三板斧侃倒老社长 / 532

跟人起腻玩 / 538

第二十三章 / 540

骂人获了一个奖 / 540

出口成“诗”的神童 / 543

把自己的肾给卖了 / 546

舍不得离开胡同 / 549

第二十四章 / 555

王爷后代 / 555

一对宣德炉 / 557

拿出当年老照片 / 560

小院里的苦恋 / 562

原来她是老情人 / 569

第二十五章 / 572

还债差点儿打起来 / 572

小贩把书拉回家 / 574

自己的孩子自己抱 / 578

大作成了包装纸 / 583

签名大赠书 / 586

尾 声 / 590

第一章

寻呼机闹夜

这几天我的寻呼机又开始闹腾了。夜里两点多钟，我睡得正香，呼机就“炸”了，五分钟之内响了有一百多次。甭看，一准是魏爷。

这世界上，能把寻呼人当扔炸弹玩的恐怕只有魏爷。他一呼您，准有比他爹妈住院大火上房还急的事儿。当然这是魏爷的意思。

及至您被他呼得浑身上下像是长了刺儿，赶紧给他回电话。一问，他却在电话那头不紧不慢地跟您打起哈哈儿来：“哥儿们，嘿，有空儿吗？有空儿，咱们找个馆子喝二两去！”

您瞧，这不是逗闷子玩呢么？深更半夜，他把你从被窝儿里呼出来。喝二两去！哪儿的事呀？

可您这头儿跟他嚷嚷，跟他急赤白脸。他呢，天真得像三岁的小孩，依然慢慢悠悠，心平气和地跟您打擦：“真的，我这会儿特想跟你喝二两。”

您说碰上这样的“毛毛虫”，您是不是急不得恼不得？

一来二去的，我落下了一个毛病：只要是寻呼机“狂呼滥炸”地响，我的耳朵边就会产生一种幻觉，隐约能听到魏爷不紧不慢的“蚊子声”。

碰到这时候，最好的主意就是赶紧把呼机砸喽。自然，真砸寻呼机我绝对舍不得。因为我心里清楚，这“电蚰蚰儿”^①可比小时候玩的“砸炮”值钱多了。

① 电蚰蚰儿——北京人对寻呼机的谑称。

舍不得砸机子，那剩下的道儿只有关机了事儿。这大概是对付魏爷“狂呼滥炸”万不得已的法子了。多亏我的手机号他不知道，否则更甭想安生了。

我没料到魏爷呼不到我，会打着出租车，汗脖子四流地找上门来。

“起腻！”这是魏爷推门进来，我产生的第一个感觉。因为我隔着一张桌子，便嗅到了他从嘴里喷出来的酒气。

只要魏爷喝了酒，性情就变得张狂起来了，此时的“毛毛虫”成了“季鸟儿”^①。而他一张狂，旁边的人就得退避三舍，敬而远之。不为别的，怕他那满嘴唾沫星子溅一脸，而且也担心耳朵眼里的鼓膜，让他的高音大嗓给震裂喽。

逢到这时候，魏爷便要找我。他以为在他结识的人堆里，唯有我是忠实的朋友。既然是忠实的朋友，那么也自然是忠实的听众；既然是忠实的听众，那么也就自然会洗耳恭听他的高谈阔论。

事实上，有许多时候，我的确挺给魏爷面子。在他酒后吐真言而话说秃噜下不来台时，常常帮他打个圆场。

但是说心里话，这恰恰是我的“虚伪”所在。从我的本意来讲，在我听魏爷的满嘴胡吡时，我心里头腻歪透了，恨不得能照他的大腮帮子打几拳。但我知道碰到这种场合，他的两眼会专盯着我。别人挤兑他骂他，他都不在乎，甚至送他两耳贴子，他可能都觉得没什么。唯有我，别说跟他拉下脸来，就是表示出不耐烦的神情，他都会觉得我在拿刀剜他身上的肉。

从魏爷充满绝对信任的执着目光里，我会意识到，假如我在这种场合流露出些微的轻蔑，他会立马儿拿把刀来抹脖子。

您说我能让一位大诗人，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给淹浸了么？

“呼你两个多小时，怎么不回话？兄弟，是不是门槛儿高了，拿我们小民不当回事儿？”

魏爷一进门就亮开了大嗓门。您听，他的话噎人不？

如果单是大嗓门吓您一下还则罢了，他在由着性儿地放开嗓子的同时，

^① 季鸟儿——北京土话，即：蝉，知了。因蝉在夏季鸣个不停，所以，把絮絮叨叨的人比喻为季鸟儿。

脸上的那对眼珠子较着劲儿呢。

他的眼睛原本不大，但每到激动起来的时候，那对绿豆眼却瞪得溜圆，仿佛眼球要从眼眶子里努出来，让人觉得有点儿发毛。

“你看看都什么点儿了，我的寻呼机关了，睡觉怕闹得慌。真有点儿对不住了。来来，快坐快坐，抽烟……”

我下意识地拎过一把椅子，极力表现出镇定自若又和蔼亲切的样子。尽管透着有点儿虚情假意，但只有这样，才能平息他一触即发的“暴风骤雨”。

对付魏爷，只能把温和的语言和谦和的微笑奉献出来。这是我的惯招儿。尽管我心里清楚，这样做会让他蹬梯子上脸。

魏爷的血管里也有咱们国民的劣根性，欺软怕硬，见到尻人拢不住火儿。但是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讲，我为人处世，信奉的一条哲学是：宁跟聪明人打顿架，不跟糊涂人说话。

跟魏爷翻脸，实在是不值当的。所以，我拿他永远当顺毛驴。

他拿数落人不当回子事儿。您呢，只当他是条倔驴。驴犯了性子，在地上打几个滚儿，叫唤几声，您抹掌抹掌它的毛儿。毛儿顺了，它还能怎么样？但是您要是抽它两鞭子，它反过来会咬您两口，犯得上吗？

“您呀，净跟我这儿玩哩眼儿愣。怎么一到我呼你，总赶上你关寻呼机呢？”

魏爷仍然不依不饶，话茬子里带着刺儿。

“得了，为了你，我以后找绳儿上吊卧轨投河，都把寻呼机挂在身上还不行吗？”我陪着笑脸，遮了个由子：“我刚写完一篇稿，进被窝还没五分钟呢。”

“写东西？你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地写那些狗屁文章，有什么价值？我看你活得忒累。”

在魏爷眼里，别人写的文章都属狗屁一类，唯有他自己写的那些诗，才是有价值的。他压根儿不看我写的东西。您说跟他这种人您有必要去争辩吗？

我明白他特希望我能跟他理论一番，他好借机把自己的诗“抬”出来弘扬一下。

我不能给他创造这种契机，因为他一“抬”出自己的诗，今儿的觉算吹了。我甭打算沾枕头不说，弄不好，还要搭进一顿早餐和第二天一上午时间。

“你真呼我啦？有什么好事儿？”我见他已然坐下来，并且开始用他那柴禾棍一般的手指，搓脖子上的泥垢，立刻转了话题。

“当然有好事了，没好事儿，我能这么玩儿命呼你。”

魏爷把从脖梗上搓下的泥卷，揉成一个小球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，然后随手弹到地上。

“你呀，真是好事不过夜，不说出来心里难受。说说吧，让我也分享一下。”我笑着说，装作没瞅见他玩弄的那些泥球。

“我要出国了！”魏爷眯起那对小眼看着我，以便能瞅出我对他说出这句话的反应。

“有这好事儿？”我有意作出将信将疑的样子。

“当然。这回可是真的啦。”

“哪儿的路子？”

“路子？我还用找路子？跟我的‘白雪公主’前后脚，我们要远走高飞了！”魏爷颇为得意地说。

“又是你的‘白雪公主’。出国好哇！什么时候动身？哥儿们给你饯行。”我“烧”了他一下。

“白雪公主”，魏爷有时也称她为贝雅特丽奇。这位白凤琴女士是他正热恋的“傍家儿”。她可是了不得的人物，是魏爷眼中的圣母玛丽亚。

“听你这语气，有点儿怀疑是不是？”

魏爷又把搓下的一个泥球弹出去。

“哪儿能够呢？您的话一向可都是金玉之言。这次是奔哪一国呀？”

在我的记忆里，魏爷已是第一百零一次告诉我他要出国了。只是折腾了两年多，到这会儿，他连北京的城圈儿也没溜达出去。出国？在我看来，他不过是过过“嘴瘾”。

“美国。我要去美国，知道吧？我还要去意大利，看看但丁的故乡。”

魏爷一提但丁就激动。我呢，就怕他提但丁。

“护照办利落了？”我生怕他的话口儿往但丁那儿绕，赶紧问他点儿

实际的。

魏爷的脖子已经被搓得像红鸡冠子。他仿佛过足了瘾，不再做那“功课”。

顿了一下，他跟我要了支烟，点着猛吸了一口，脸上露出挺神秘的样子，往我跟前凑了凑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我的一个朋友正给我办着。这次办的是出国讲学，以中国诗人的身份去讲学。休斯顿，知道吗？美国的东海岸。不不，准确点儿说是南邻墨西哥湾。”

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皱皱巴巴的世界地图册，一下子翻到了美国。

他在密密匝匝的地名当中，指着“奥斯汀”三个字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嘿！你过来看看，‘奥斯汀’算是州府呢。正经不小的城市。”

我瞥了一眼那地图册，顺着他的话口儿说：“嗯，不错，‘奥斯汀’。你去讲学。好哇。什么时候过去？”

“说快也快。美国方面说，只要我这头儿把护照的手续办齐了，随时可以去使馆签证。”他说得极随意。那口气，去美国，就跟他要去趟北京郊区差不多。

“你这头儿还有什么手续办不下来？我想你这么大的诗人出国讲学，哪个衙门口儿敢不放？咱往高喽说，你这是为国争光；往小里说，你这是为中国的诗人争荣。美国可是出诗人的地界儿。你在那儿露一手，打打知名度，回头再抱回个诺贝尔文学奖，你可成名人了。”

我这一“烧”他，他来了精神头儿。

他抽了口烟，挤咕挤咕绿豆眼，把诗人的派头又端了起来：“要不是冲着拿奖，你说我能去美国？你最了解我，我的根儿在中国。出国不过是为了开开眼界，让那些老外见识一下中国也有‘后现代诗人’。多亏我的‘白雪公主’帮了我的大忙，出国讲学起码要有自己的诗集。诗集是诗人的身份证。嘿，这倒是一句绝妙的诗！你知道吧，这几年我一直在为我的史诗《骚神》而奔走呼号。”

“是呀，把你的史诗出版喽，拿诺贝尔文学奖也透着你有底气。那可是你这个中国但丁的代表作不是？”

我一不留神把魏爷的心病说了出来。魏爷最大的一块心病，就是出版他的史诗《骚神》。

我也正是由他写史诗才跟他认识的。三年多了，他几乎每次见到我都谈他的史诗。史诗听得我脑瓜仁儿疼，我已然怕他谈这两字了。

“我就是冲这个来找你的！”魏爷听到这儿腾地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左手抓住了我的手腕，右手从怀里掏出一本书，嚷道：“哥儿们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！”

我接过书来一看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敢情这是魏爷写的史诗《骚神》。

“行啊，你的‘孩子’终于问世了！”我惊诧道。

“要不我会这么玩命呼你？走，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去！”他激动得像个小学生。

我真得多看魏爷两眼了。史诗，《骚神》。魏爷为了它差点儿没魔症了。

《骚神》出版了，谁给他出版的？我本来想多问他几句，可看他乐得像喜鸽的样儿，生怕他再犯病。

“好吧，我真该为你庆贺一番。”

我赶紧找补上这句添彩儿的话，否则，魏爷会咬我两口。

一帮“名作家”

老话说，什么事儿得说出盐从哪儿咸，醋从哪儿酸来。说起魏爷的史诗《骚神》，可真有乐子，您往下看就知道了。不过，在说他的《骚神》之前，得先跟您交待一下我和魏爷是怎么认识的。

那是四年前的事儿。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记者聚会。这本来是个新产品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之类的活动。因为时下召开这类新闻发布会，得向新闻出版署“挂号”。按规矩办事，在组织者看来手续比较麻烦，同时，给记者们施舍小恩小惠也“碍眼”。

所以，组织者便找一两个新闻圈儿里的“腕儿”，充当“穴头”，召集一帮较比熟悉的“圈儿”里人吃顿饭，塞个包儿，打点“喜儿”，把这点儿事也就办了。虽说这是“猫腻”的活儿，可谁也说不出什么来。

我已然记不清这次聚会的中心议题是什么了，但对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却印象颇深。因为我由此认识了几位“作家”，其中包括咱们的“诗人”魏爷。

通常参加这类聚会的多是新闻圈儿里的记者。在“圈儿”里混的时间久了，有些面孔经常打头碰脸的也就熟了。但是我赶这种“场”的机会不多，跟“圈儿”里人碰脸的时候自然也少。

这次聚会就赶上十几位“生脸儿”。正因为是生人，所以初次见面，短不了要相互换个“片子”^①什么的。

这一交换“片子”，我的困惑就来了。怎么办呢？换了“片子”，咱得照几眼呀。居然有四位“爷”，“片子”上印有“作家”二字，其中有两位“爷”，还在“作家”的前面，挂上了“著名”的“衔儿”。您说看了这样的“片子”我能不眼晕吗？

什么是作家？这还用问吗？三岁小孩也能告诉您。

但是这几年，我接触的“作家”越来越多，却对什么是作家感到越来越糊涂了。您真问到我这个问题，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。

记得我的一位文友写了一篇反映现代书商的社会纪实文章。我在编他这篇稿子时，有一句话挺让我犯嘀咕。他说：“中国的作家实在太多了，从天上掉下一块陨石，砸着十个人，其中有九个就是作家。”

这句话的确让我犯愣，中国能有这么多作家？可是，那天聚会的场面，的确印证了他的这句话。

既然人家的“片子”上，打眉打眼地印着“著名作家”，咱一个普通记者总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吧。

赶到我怀着十二分的敬畏，跟这两位爷一过话，我可是真糊涂了。敢情这两位爷的学问忒大了，他们的谈吐让我着着实实地开了眼。

聊天嘛，又是跟“著名作家”聊，自然要说到中国作家的事儿。

我冒冒失失地抖了个机灵，说起了巴金先生操办中国当代文学馆的事儿，于是引起了这些“著名作家”的高论。

“唉，这事儿我早就听说了。”一位姓牛的“爷”撇了撇嘴，扬着脖子说：“中国的作家实在没出息，怎么中国的文学馆能让一个英国人办呢？”

我听了一愣，以为这位牛爷听岔了，赶紧找补说：“巴老现在在上海。”

① 片子——北京新流行语，即名片的意思。